

“世界读书日”系列报道之三

和顺图书馆：“文化之津”有新诗

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

“在边地，我把每一个字挂在太阳下烘烤/希望写出一首温暖明亮的诗/让它们在下雨天给我温暖/使我的内心不至于被雨水淋湿/让它们夜色中给我光亮……”

4月23日下午，云南腾冲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将和顺镇旁的来凤山洗得青翠欲滴。和顺镇文昌宫里，三位小伙子正深情地朗诵他们自己原创的诗作《边地有诗》。这是和顺图书馆纪念“世界读书日”活动中的一项。

“边地”，这里指的就是腾冲。腾冲，古称“腾越”，

素有“极边第一城”的美称。所谓“极边”，就是“边境之极”的意思，腾冲与缅甸接壤的边界长达148.075公里，从腾冲到缅甸克钦邦的首府密支那只有200公里，而到本省的省会昆明却有645公里之远，据说腾冲距首都北京更有3400多公里之遥。说腾冲为“极边之地”，绝不为过。

让记者感动的，正是在这“极边之地”，不仅有着“中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”——和顺图书馆，还有着许许多多

认真地做着“和吃饭、挣钱完全没有关系”的事，他们有的是二三十岁的文艺青年，组成了“腾冲文艺风向”书友会和诗友会；他们有的是四五十岁的壮年，一心想着在数字时代如何守护好、发展好和顺图书馆；他们还有的是七八十岁的白发翁妪，或常常走过火山石铺就的小巷，来到和顺图书馆读报，或打开绮罗图书馆的大门，为孩子们借书还书。

著名爱国人士李根源曾为和顺图书馆题词：“文化殉葬(音:qūniè)。在腾冲，所有的图书馆都是“文化殉葬”。



走过89年风雨历程的和顺图书馆。

(除署名外，均本报记者 郑蔚摄)



读者正用手机扫描和顺图书馆内的“电子借阅机”。



和顺镇76岁的张生龙先生在图书馆内认真摘报。

海船马背驮来“和顺文化”

彩云之南，除汉族以外，还生活着彝族、哈尼族、白族、傣族等25个少数民族。腾冲市外宣办孙桂芳告诉记者，在腾冲，世居民族是汉族、傣族、佤族、傈僳族、回族、阿昌族和白族。其他一些少数民族，是在后来的商业和文化活动中陆续进入腾冲的。

和顺镇的文昌宫坐落在这个明朝古镇的中轴线上，可见和顺人对文化看重的历史十分久远。“文昌宫”，这名称分明源自内地的汉文化，在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江苏、浙江……几乎各地都有文昌宫、文昌阁。和顺图书馆馆长寸宇告诉记者：“我们腾冲是汉文化的一块‘飞地’。虽是边陲之地的乡村社会，但儒家文化‘耕读传家’的底蕴十分深厚。”

记者走过双虹桥，仰面看见和顺图书馆就坐落在入镇之路的斜坡上，牌楼、拱门、馆舍层层向上，层次颇为分明。沿着火山石铺成的台阶，来到牌楼式的大门下，拱门上是当地清末举人张炳1928年题写的蓝底白字的匾额“和顺图书馆”。步入大门，虔诚地拾级而上，是一座西式3孔拱形大门，门额上悬挂着白底黑字的“和顺图书馆”匾额，为胡适先生亲笔所题，其上还有中华大学校长李石增的题书“文化之津”。拱门后是一座小花园，图书馆的主楼是一栋两层五开间的砖木结构小楼，两层东西各有一间带飞檐的六角亭。中门及主楼的匾额上，有廖承志、周谷城、钱伟长、顾龙廷、郭绍虞等名人的题词。

一座“极边之地”的乡村图书馆，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名人关注？明洪武年间，为戍守边关，十万将士从四川、江浙、湖广等地进军腾冲。随军的还有众多军属眷眷，一起翻山越岭来到腾冲屯垦戍边。家园故土的田地他们带不走，能带到这遥远边陲的唯有耕作技艺和诗书礼仪。愈是远离中原，耕读文化的传统反而被他们愈加看重，视为祖宗之法、修身齐家之宝。

和顺镇在2005年被评为“魅力中国·十大名镇”之首时，推荐词是这么说的：“和顺镇放牛的老人经常清晨上山，把牛放在山上吃草，自己却到图书馆看书。”

这也许可有夸张，但绝不是无中生有。记者在阅览室里看到，几位老者正在专心致志地看报。他们中既有当地退休老师，也有祖祖辈辈的农民。年已76岁的张生龙老先生一笔一划地摘录报纸，

他告诉记者，自己虽是农民，高中只读了一年，但从小喜欢看报，现在每周要到图书馆来两三次，《牛虻》、《战争风云》等书都是在这里借读的。

这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在明末清初的两百年间，仅在和顺一地，就出了8个举人、3个拔贡、403个秀才；从清末到民初，又有12人留学日本；20世纪以来，留学海外的有四五十人，还出了哲学家艾思奇、教育家寸树声。

图书馆副馆长尹以耀介绍和顺时，最打动记者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们和顺镇上很多七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都识字的事。”由此可见，即使清代，腾冲也绝非“蛮荒之地”。腾冲人走出国门去缅甸闯荡有数百年的历史，当地人称之为“走夷方”。在缅甸艰辛创业的腾冲侨民，又为故乡带回了外面的新世界，令腾冲成为当时有文化影响力的侨乡。1898年“戊戌变法”后，乡人寸槐清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同盟会，将新思想带到和顺镇，乡里的读书人成立了第一个民间读书团体“咸新社”，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启智化愚，大家都来崇尚新思想、新科学。乡中教育泰斗李景山书写的“咸新社”匾额，至今仍保存在图书馆中。

新思想的激荡，让腾冲站到了时代的潮头。1911年10月27日的“腾越起义”，就是在腾冲爆发，打响了云南辛亥革命的第一枪。3天后，蔡唐、唐继尧等在昆明举行“重九起义”。

在和顺图书馆主楼的一楼正屋，记者见到了一幅对联：“书自云边通契阔，报来海外起群黎。”图书馆员寸宇告诉记者，这是一副“藏头联”。原来，1924年，和顺的年轻人创办了一个“阅报社”。当时，书报的主要出版发行地是上海和北京。仅仅从昆明到腾冲，如果走陆路由马帮驮运，要走二十多天；而从缅甸仰光到密支那只需2天，再从密支那到腾冲，马帮翻山越岭也只需六至七天。因此，当时从北京、上海等地订报，先走水路到缅甸仰光，再从密支那由马帮走古老的西南丝路运到腾冲。虽路程漫长，但时间却大大缩短，从上海到腾冲的报纸能比到昆明早一星期左右。因此，人称“马背上驮来和顺文化”。

1928年，在旅缅和顺华侨组成的“旅缅和顺崇新会”资助推动下，“阅报社”扩建为和顺图书馆。第一任馆长是教育家李启慈先生。

几代人生死相守

“当时，和顺图书馆订了上海的《文汇报》《大公报》和《申报》，还有缅甸的报纸《仰光日报》《觉民日报》等。”尹以耀说，“和顺图书馆还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了《万有文库》和《小学生文库》，都是先海运到仰光，再从缅甸的密支那等地由马帮驮运到腾冲的。”

上海出版业与和顺图书馆，还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系。和顺图书馆成立有侨民捐助，但更多的还是靠乡民“众筹”，当时乡民都以捐书为荣。“能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再捐给图书馆，是很有成就感的事。”当时有5个在缅甸打工的和顺年轻人，看到一个富商家里有很多精装书，但富商从来不看，这5个小伙子深为这些精装书可惜，于是偷偷取出一部分运回家乡，在书籍的扉页上署名“伍道殊”(谐音：吾盗书)送到图书馆。“尹以耀笑着说：“我在整理图书时，还曾看到过这几本签名‘伍道殊’的书。”

和顺图书馆还曾是当地最早的“新闻传播机构”。当时尹大典捐献了一台收音机，图书馆的李秋农等人，就和尹大典一起每天晚上将收听到的新闻记录下来，每三天油印一期《和顺图书馆无线电三日刊》，印好后分赠县城的机关和近郊的学校和商店，不收分文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民众系念国家存亡，对国家大事更为关注，三日刊改为日刊，还在街上张贴，日发行量最高达400份。

1942年5月，腾冲沦陷前夕，人心惶惶，情况危急。“寸树声校长带领馆员将珍贵的书籍装箱，由益群中学的学生抬到石头山的魁阁藏了起来，保住了和顺图书馆的精华。”尹以耀告诉记者。

1944年7月，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时，盟军轰炸机曾将盘踞在腾冲老县城中的日寇炸得鬼哭狼嚎。为何与腾冲仅一山之隔的和顺图书馆，幸免于战火？

“当时，占领和顺的日军有二百多人，在中国远征军对日军形成合围之势的时

候，日军曾想将整个和顺镇付之一炬。他们将几十个汽油桶推到古镇的最高处，因为和顺镇是依山而建，如果点燃的汽油桶从镇子的最高处滚下来，全镇必陷火海。有和顺人连忙翻山越岭，向驻扎在芭蕉关的中国远征军报信。驻军营长骆鹏急令向和顺镇的日军发炮。三声炮响，日军以为远征军杀到，顾不上焚镇，立马逃进腾冲古城。终让有600年历史的和顺镇逃过一劫，和顺图书馆也幸免于难。”尹以耀说。

1944年7月26日，远征军攻克来凤山。两天后，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进驻和顺图书馆，总司令霍揆彰坐镇图书馆，指挥攻克腾冲城。9月14日，腾冲终于光复，成为中国军队从日寇盘踞下夺回的第一座县城。

“文革”中，和顺图书馆又经历了什么？”记者问。

“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，为和顺图书馆忠诚服务了五十多年的老馆员刘玉璞，为守护图书馆做出了特殊的贡献。从1966年初‘破四旧’开始，他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，请来工匠用石灰掩盖了名人李石增的题词‘文化之津’，再把大门上张罗、二门上胡适的匾额统统取下，连同重要的典籍一起藏好。还在墙上刷上‘兴无灭资’等标语，对外宣称已经把所有的匾额‘破四旧’破掉了。”

尹以耀的讲述，让记者松了一口气。“和顺图书馆是基本保住了，这些珍贵的匾额才流传到今天，但刘玉璞本人还是遭罪了。你还记得过去老华侨捐赠的那台老式收音机吗？1969年，‘文革’造反派在图书馆里搜出了那台收音机和蒋介石的石膏像，那还了得，硬说刘玉璞有‘特务嫌疑’，要变天，就把他家抄了，墙壁地板都撬烂，还把他的妻子绑起来吊在梁上，要她交代罪行。刘玉璞被关押了22个月，‘文革’结束才平反昭雪。”

和顺图书馆走过了89年，催生它的是大时代的风云激荡；护佑它的是读书人、爱书人的善良、痴情和风骨！

“文化殉葬”萌新枝

和顺图书馆寸宇告诉记者，解放前，和顺图书馆的经费全由华侨捐赠及乡人自筹；1980年，和顺图书馆纳入国家公共图书馆建制，现为三级图书馆。

和顺图书馆现有藏书10万册，其中古籍近万册，有《九通全书》木刻版(2323卷、996册)、《武英殿聚珍丛书》(2776卷、774册)、《四部丛刊》影印版(11769卷、2896册)、《二十四史》木刻版(3687卷、720册)、《续藏经》影印版(751册)、《道光云南通志》木刻版(80册)等。还有民国文献1.5万余册，有王云五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(1000种、2000册)、《丛书集成》(2000余册)等。近年来，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又收藏了《中华再造善本》、《中国文库》等中华文化巨著。

2002年7月，云南省社科院、省科技厅为和顺图书馆购买了6台电脑，设立了电子阅览室，作为“乡村科普基地”的尝试。“当时，乡村网络尚不发达，智能手机也没有普及，所以电子阅览室深受乡民尤其是中小学生的欢迎。只要学校一放学，这里就挤满了中小学生的。”馆员寸宇说。

但这些年情况有了新变化，他们发现，也许是升学压力大，到图书馆来看书报杂志的中学生少了，前来阅读借书的主要是小学生和乡村老人这两大群体。还有就是前来腾冲旅游的游客，来和顺图书馆感受一下“中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”的文化氛围。只有到腾冲来做调研和写论文的研究生、博士生，才会使用电子阅览室。

“作为公共图书馆，我们也必须转型升级。”寸宇说，“既然现在大家都有手机，我们就安装了‘电子借阅机’，无论是学生还是游客，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用手机扫描下载图书，下载流量算我们图书馆的，可以把感兴趣的图书带回去读，电子书一

样可以提供免费的‘深阅读’。”

记者一试，果然，从图书馆的“电子借阅机”上扫描下载电子书十分便捷。“过去，图书馆主要功能就是借书和阅读，几乎不参加公共文化活动。现在，我们觉得参加和推进公共文化活动，也是我们公共图书馆的使命。近年来，我们主动与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、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、昆明少儿图书馆等合作，共同举办‘碧血千秋’‘天地正气、血肉丰碑’等专题讲座及图片展，社会反响非常好。”寸宇说。

学生没有时间来图书馆，他们就把图书送到中小学去。在益群中学、和顺中心小学等设立和顺图书馆分部，把适合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的书籍送到各个班级的图书角去，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阅读环境。和顺中心小学三(2)班的王梓皓告诉记者，他周一到周五不看电视，每天做完作业，晚上6点半到8点半是阅读时间，已经看完了《上下五千年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榜》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等书。他说：“将来的愿望是做一个历史学家，想知道玛雅文明究竟是怎么消失的。”

和顺图书馆还到周边的学校开展科普培训，到腾冲全市18个乡的中心小学举办以“爱鸟护鸟”为主题的环保科普展览和科普讲座，受到学生的欢迎。腾冲四周都是大山，山林里有着布谷鸟、高黎冠、黑冬至、红冬至、杜鹃、啄木鸟、老洋雀等很多鸟类。“大山里的孩子，打鸟、甚至吃鸟，在腾冲太太平平的，能接受这环保理念吗？”记者想。

在腾冲清水乡完全小学，记者采访了六(1)班的李旺堂，这个长得敦敦实实的孩子，从小喜欢玩弹弓，过去一天里曾用弹弓打下6只鸟。现在看了和顺图书馆来展出的“爱鸟护鸟，人人有责”科普展板，他认真地说：“鸟类对大自然太重要了，我再也不打鸟了。”

专家访谈

让乡村图书馆成为乐民育民富民的平台

——对话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水乔

文汇报：这次在腾冲采访和顺图书馆后，还采访了绮罗图书馆。我在那里见到了在别的图书馆从来没有见到的一幕：阅览室的墙上挂着历任馆长和已故图书馆员的照片，感觉这个乡村图书馆是一代代乡民用生命守护和传承下来的，让我非常震撼。

王水乔：绮罗图书馆在2015年被评为“全国最美基层图书馆”，所有的馆员年龄从五十多岁到七八十岁，不拿一分钱的报酬，精神可嘉。从和顺图书馆到绮罗图书馆，让我们看到了蕴藏在云南乡村的文化自觉。这种文化自觉是一种让人感动的力量，我相信这种文化自觉一定会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美。

文汇报：目前，我们云南乡村图书馆建设的进展如何？

王水乔：我们云南从2009年以来实施了“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”，通过为基层配备电脑、摄录像机和投影机设备，提高基层图书馆的文化服务能力。这是一项中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推进的重点文化工程，主要覆盖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县级图书馆、乡镇文化站，我们为每个县图书馆配备25台电脑、每个乡镇配备6台电脑，并通过互联网，开发适合当地农民养殖种植需求的特色资源。我们云南还推出了“农民数字教育网络培训学校”建设，要求每个基层图书馆必须

建设电子阅览室、数字化培训教室和图书在2000册以上的阅览室，目的就是为“文化乐民”“文化育民”和“文化富民”。

文汇报：这么说，云南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已不仅仅是“文化建设”，而是以此推动文化的“精准扶贫”？

王水乔：确实如此。近年来，我们还实施了“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”。云南全省有8个边境州、25个边境县，通过实施“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”，在所有的边境口岸、哨所、学校、行政村、自然村都配置了“公共数字化一体机”，并开发了适应老百姓需求的公共政策、法律法规、养殖种植知识等内容，农民只要去文化站下载一个客户端就可以实现手机阅读。中

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还在我们云南建设了“中国文化网络电视”，即在原来“共享工程”基础上，再为乡镇文化站配备一个机顶盒，乡民既可以点播影视剧戏曲节目，也可以上一堂种植养殖的培训课。据我所知，德宏州陇川县拉影乡和红河州泸西县都进行了很有特色的探索。

文汇报：您理想中的云南未来的乡村图书馆是什么样的？

王水乔：云南省的财力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，还有一定的差距，但云南省已经出台了构建各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，相信各级政府会逐步加以落实。我的理想中的乡村图书馆，应当既有传统的纸质阅读，又有先进的数字阅读。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城市图书馆的距离，把所有的乡村图书馆打造成文化乐民、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的综合性的文化服务平台。



和顺图书馆到界头镇中心小学开展科普宣传。

尹以耀摄